蜀中廣記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七十七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七

附録道證

雲笈七籤云昔有精進賢者夏日過蜀山栖息於古樹下嘆曰日已向中何由得食樹忽應聲當為賢者設供無憂也須臾出食食訖賢者謝曰不審大神可暫相見

否荅曰我昔為工匠役於道觀道人授我戒使日中食
行之數年為婦所壞死去天罰我主本山千歲樹精每
至日中輒給食惟無緣遷去耳我姓名家居某所賢者
過彼幸傳語家人建齋三日使此身脫離便得生天矣
賢者如言訪至其家具告之他日復過樹見神曰承賢
者傳信建齋某即得飛行景霄之上受署為散仙人矣
言訖而隱
靈驗記云隋室王謙以後周舊臣勲名素重恐禍及身

遂據三蜀圖變文帝出師征之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
枕乃於内殿修黄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
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
下華周立隋天所命也王謙一人之力安能敵四海乎
帝曰克蜀弔民誠不獲已但主帥疾疫以此為憂爾神
曰北人不堪瘴毒故多疾疫壇中法水可以救之即取
禁水向西南噀曰雨至即愈無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
克軍中奏某夜雷雨灑於營壘之上三軍皆蘇其後王

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矣
王号化西王母塑像多年因南詔薄城燒燬廊屋雖頹
而儀像不損殆有靈焉居人范彥通者患風癩眉鬚漸
落因入觀發願疾較損即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
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我救汝覺而起數日
之間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𢖍裝金彩通檐兩楹
煥然一新觀中有三將軍者亦古所塑居人閻士林卧
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

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重加彩繢焉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葢天之冠着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至蜀中自天國山移觀於今所葢取春秋祭祀去縣稍近也數十年來冠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齎三數錢神香抵觀燒爇告以其故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睡忽夢真君謂曰我頭冠非純金乃金箔耳賣無所直縱售亦爲

官中所責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埋碑傍木葉下可取去官稅之外資汝家産其人喜謝訖乃掘山得錢上祖既畢家亦漸富至今真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神令此人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

成都楊閙兒父母崇道奉事老君極精勤閙兒以軍伍中在金堂把截為敵擒至南山寨囚之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朶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曰可以歸矣及覺身已出寨奔走到家父母為其作

百日去記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爲爽塏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泝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買材木臨行夢神云朱鳳潭中有木可足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泝江而至或可免遠適耶乃往山下尋候之徘徊岸旁隱隱見潭底有木因募工鈎求得梓木千段竟構成大殿鐘樓經閣三門廊宇咸得周足又

市墫焚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
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資殿守既成將塑尊像
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觔因鑄像三尊高二丈
今謂之聖像也
定州人趙業開成中為閬州晉安令因疾暴卒三日乃
蘇云初為冥官追急問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
無有也必是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有宮闕崇麗人
物甚多一青衣童前問非道士趙太玄乎荅云非也童

咲曰豈得便忘耶又一童云太上令喚趙太玄追事人
一時散去自與童子到宮闕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
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
此事太乙有命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勿
貪瀆輕人性命言訖而去既疾蘇於思依山參受法籙
累置壇場廣成功德復名太玄
唐太中年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
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

朝禮及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雨漏滴痕宛若垂淚
因刻薙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重門邃宇壯麗於
時既夢太上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
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竹果如神言志云即奉真觀也
李瓌咸通中為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族不慣食貧居閑
力闕鬱鬱不得志忽夢入深山窮谷棧閣縈折流水潺
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闤闠雜遝城闉爽塏
飛宇横樓摩霄槩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目熙熙

自得又出郊甸涉岡原荒榛茂草小松巨木間以果林
廁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迂或平山迴逕盡抵一小郡茅
棟縱横隘路欹側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
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瓌即路躡危磴步石
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瓌素崇玄教
頗為慰悦俄而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
吾待久矣入天門潄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
上士所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

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明年之春瓌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所歷山川郡邑神思惝怳皆如常所經行抵郡乃謁天師升階及門至於殿所覩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叶昔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堂加以丹艧立為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瓌即西平王孫

錄異記云仙人許君居世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

石為記因刻去古碑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閒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災許愕然異之問其事杳不復荅乃炷香虔祝願示其因良久復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為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彼之名水官將執對矣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重為立石一夕夢人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也君依教修之成

都道士楊景昭說此

范希越成都人虔事北帝雕天蓬印以行救祭醮嚴潔尤逾於常廣明庚子三月不雨至五月人心燋然穀稼將廢希越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請先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戊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至巳少霽乃歸昇僊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遂有年僖宗駐成都名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克復之

事命持印於内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霽月朗是夕上夢
神明告之佳兆因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
外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黃巢掟至果符聖夢焉希越自
言初居煮膠巷印篆初成而鑾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
於堂屋瓦中鑾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存
彭城劉存希自幼於唐興觀瞻禮天師圖寫絹本出入
護持雖衹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黃巢犯
闕時在内署蒼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幀捧持而

行同伍三十餘或爲擄捉或被殺傷身獨得免將奔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被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庵居況素無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免支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無何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洋山中强之使出加以品位固辭不獲黽俛從焉值駕出石門因復奔竄投匿莎城

山中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繒帛之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遥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幀而至為言此事

成都賈瓊三歲時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因衆齊受籙遂為瓊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其母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

瓊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名父母愈憂復請看之太玄每與人入㝠檢事必鏁於一屋中安寢而往不許人驚呼候其自醒喚開門乃出歷歷說㝠中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回及再往檢瓊名字云三嵗上已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名係天府不屬地司乃於天曹黃簿之内檢得其名

雲溪友議云唐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

君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
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纔年十歲常令祇
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而家累
不行韋乃居上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役給奉年
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皐久
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啟緘遺以舟檝服用仍恐
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篙工促行韋拭淚裁書以别
荆寶頃刻寶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欲命青衣從往韋

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一枚幷詩一首遺之暨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䳇洲又逾年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絶食而終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着於中指而用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獄因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荊寶否韋曰深憶之曰即某是也公駭然曰犯何

罪而重繫荅曰某别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巳尤即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救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乃絶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黄雀銜來巳數春别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歎乃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

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治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
但令府公齋戒七日齋已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
為造經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
以謝鴻恩臨别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
以隴右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年深累遷中書令天
下響附瀘僰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
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諦
觀之乃真姜氏玉簫也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别之

王環焉章歎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皆不爽矣

北夢瑣言童孝子名全益東蜀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啟養育母疾全啟割股肉以饋而瘳他日出遊殂於逆旅全益感天倫之思制斬衰之服以兄割肉飼母遂以火煉指用申至痛仍寫銀字法華經一部日夕諷誦粗通大義後於成都府樓巷築舍其間傍有丹竈不畜童僕塊然一室鬻丹得鏹數萬兩以金刻母像今華亭禪院即居士高樓之所也嘗言於道友曰點水銀一兩止一

兩銀假若作丹三百粒每粒百兩銀三十千矣其利溥哉居士製土偶於丹竈之側以代執熱之用護惜不毀殆四十年大順中物故年九十八寺僧寫真於壁節度判官眉州刺史馮涓讚之

野人閒話云利州市鄽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是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天自在於廟中獨語

曰此一方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揬揩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見之聞於人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唐雅云會昌中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會穆宗患心熱醫療罔效遣使名之邢既至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紫梨數枚絞汁而進服之疾尋愈旬日内所賜萬金加號廣濟先生帝從容問丹何物先生曰赤城

山頂有青芝兩株太平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昔歲曾遊二山偶獲兩實合煉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經數月辭歸帝後疾復作再詔之不知何適

閣中雍孝聞政和中以道士入宮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時人因呼為木先生

宋史鄭榮者本禁軍也戍辟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上賜名自清度為道士

居士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求之者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明道雜志云張文定以端明學士尹成都值藥市日其門監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曰張公已再鎮蜀矣文定實始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為我達於公或公疑不肯餌則以一粒烹水銀俟汞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聞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搆火投藥一粒烹之聲

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公即取餘一粒服之壽八十五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豈其尸解乎不然神丹在腹豈與常人同腐也先時公子恕説藥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前没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恕言此時公尚無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嘗問恕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恕亦不盡知其深妙處但

言公自中年後即清居獨坐一堂每旦起即徐步周環約五里所日以是為常不見別有施為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既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某猶見之視其頤頰白膩如少年然喜飲酒量絕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言頗得彭老御內之術屢以試用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遡至腦耳他時不覺也

輿地紀勝云漢州人羅天祐來游長安若顛若狂善言人得失嘗隱語書解榜封以寄人及撤棘無不驗後於

成都司户薛紱坐上化去

蜀中廣記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七十八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八

附録方術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天官風星祕要又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巂大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

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見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備防者到日日甚烈又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

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簒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

任文公智無雙

後漢書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

氣善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對曰占郡内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其色黄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　按益部耆舊傳文學

令豊持雞酒以奉由時有客不言客去豊起欲取雞酒由止之曰向風吹削胏當有持雞酒來者度是二人豊曰實在外須客來取耳　顏氏家訓曰削胏削札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也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嘗告大度守津吏曰某日當有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

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隱居竄跡終於家門人稱為段夫子

王符論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疾者時下針石輙應時而見効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

年王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和帝時王為大醫丞多有
効應帝奇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
使王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王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
酷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王仁愛不矜雖貧賤厮
養必盡其心力而至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試令貴人
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問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
至微隨意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
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大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

懾以之其爲瘮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
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
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
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
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乗蹇馬之野而田
閒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
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

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為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

拾遺記云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入岷山采藥見一白猿從絶峰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為一老翁手握玉版長八寸羣駭問曰翁是何年生荅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

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厯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畧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漢洛下閎頗得其㫖也言訖以版授羣忽然不見羣由是精勤筭術及考校年厯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吴之兆蜀人稱為後聖

沈約蜀闖公傳曰梁天監中有蜀闖公者以術謁武帝帝見之甚悦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射之時

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
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決
寘諸青蒲中命閼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告矣依
象辨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閼
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於青
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
象坎而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而見嗑其拘繫矣噬嗑
六爻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

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或辨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於文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者末啟閤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況陰類乎文之九四死如棄如實其

事也日殺必死既見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闖公曰占辭
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
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姙三子是日帝移
闖公於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其實因之唯朔望伏臘
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軍國疑議亦莫不參預焉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為
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天
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中為火井令貞觀

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名見謂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賔軌客遊劒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君命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為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武德初軌為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忘耶深禮之更請為審天綱瞻視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脉貫童

子語亦浮面為將多殺人願深自戒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上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必得親糾察官以文藻見知謂珪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公面似大獸文角成就必得貴人

攜接初為武官又語淹二十年外重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後淹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為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為率武德六年俱配嶲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請曰袁君前日洛邑之言皆如高言今形勢如此更為一看天綱曰公等骨大勝往時不久即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之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

有壽然晚途皆不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
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
虛來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
歸逢楊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為侍中出為同州刺
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於官皆如言貞觀八年敕詣
九成宮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來見天綱曰舍人學堂
成就眉覆過水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骨猶未大成後
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

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
玄齡與李審素同見房曰李君恃才傲物書生得相何
官荅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巳下清緊官有之李不復問
云視房公得何官天綱云此大人富貴公若欲得五品
即求此人李初不信後房公為宰相李為起居舍人卒
高宗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馬侍御張
行成馬周同詣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
枕文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以來君臣道合罕

有如公者但面色赤命門色黯耳後骨不起且又無根
恐非壽者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卒年四十八謂
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
相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
君後更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
四月大厄不過四月果卒矣先是蒲州刺史蔣儼幼時
天綱為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
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後征遼東

没賊因於地牢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
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絶
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别果有勑至放致仕遂停祿
後數年乃卒李義府僑居於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
貴極人臣壽不長耳因請舍之指其子謂李曰此子七
品相顧公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壽對曰五十二外非所
知也義府後爲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得召
見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天綱之

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請天綱天綱曰郎君神采清秀而壽恐亦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慼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盛饌延袁坐細診視云定矣又請同嶠書齋連榻而寢袁登牀穩睡嶠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覆之鼻下氣絶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得之郎君必大貴壽

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色帳帝歎曰國相如是殊乖大體賜御用繡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歎息久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婿天綱曰此無貴婿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中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喜獵都未知書常詣一親飲有相

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仕竟至宰相則天之在襁褓也士䂬令袁相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名其子觀之謂元慶元爽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則天時在懷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頭貴之極也若是女當爲天下主矣已

上俱出感定録

能改齋漫錄云隋末袁天綱築室於閬州蟠龍山岐陽李淳風聞其名齎金自遠師之他日同行郊野見牛迹袁語淳風曰此牛迹能知牝牡否淳風曰不知袁曰乃牝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牡犢淳風尋問之皆驗以為有術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淳風歎曰君術可及智不可及也

定命錄天綱有子容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官為廩犧

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藏一鼠令諸術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容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及開合鼠已生三子矣容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豈可知而從之少留舟未發閒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杖驅驢登舟容師見此人乃曰可行矣貴人在内吾儕無憂也登舟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獲濟焉驅

驢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

又云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年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値則天恠中第人少令於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

朝野僉載周長安初前遂州長江丞夏文榮者能判冥事張鷟時御史出為處州司倉暫歸往問焉榮以杖畫

地作柳字曰君當為此州後半年除柳州乃改德州平
昌令又蘇州喜興令楊庭玉則天之表侄也貪賄無厭
著詞曰迴波爾時庭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
子傍人不得㨿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其母在都
見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為祭祝曰後十
日來母如言至榮曰且免死矣後六日內有進止果六
日有敕楊廷玉改盡老母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
榮榮書衞漢柳字曰衞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

果唱衛州錄事閻重又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唱柳州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鸞臺令史交換遂以無忌為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為漢州錄事焉

松囱雜錄玄宗幸東都偶秋霽與僧一行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幸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

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果符吾無憂矣

酉陽雜俎云房琯太尉祈邢和璞筭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於龜兹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宫適道士僱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兹板今治為屠廨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歎曰

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板爲託其夕病𩚬而終

河東記云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麤褊不容物僕使者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餘一廝養羣意悽悽行次山嶺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杉松甚茂臨溪架木有一草堂境頗幽迥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步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傍壁上大書

云兩口加一口即厭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為
異即去行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樵人曰近
地無此處因返窺之則不見矣後但遇衆會之所必先
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
字亦象也君後位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劒南
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餘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
泰成都人有曰南暨者凶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
十緡易之既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起

戕殺之心伺便未發羣至漢州縣令為羣致酒晏時羣
新製一緑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然蠟淚數滴污羣裘上
戲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為盜矣復至眉州留十
餘日逗宿正見寺奴欲害之適遇寺僧有老病將終待
燭不絶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
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頼有殘燈火相依坐
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蔕蓮願為蝴蝶夢飛
去覔關中題訖吟諷久之兩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

縣縣令相訪羣形貌索然謂令曰其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是得自寬也即為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舁歸館中奴等已於羣寢牀下穿一坑大深數尺羣至則舁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攜劒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奴黨至成都化鬻衣物畧盡有一奴分得綠裘徑將北歸郤至漢州街中鬻之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蠟淚所污擒而問焉即皆承伏時丞相李夷

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褒中所見如影響焉

杜悰在西川日厚待門下術士李生時馬植罷黔南赴闕取路至成都李見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効荅今得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信一日又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感其意乃發厚幣贈植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心感悰不知其旨尋

除光禄寺卿報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作光禄勲矣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内牓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植喻㫖翌日御延英為萬端營救且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寢出感定録

西川節帥段文昌字景初父鍔為枝江宰後任江陵文昌幼少好屬文長自渚宫困於塵土乃遊成都謁韋南康韋與奏釋褐道不甚行遂去南康之府值金吾將軍

裴邠鎮梁州辟為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因抵興元城西四十里有驛曰鵲鳴後濱漢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許人也常嘿其詞忽復言未嘗不中公聞之徑詣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言忽問蜀中閫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門也清公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人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阿師不知因大笑而止由是頗亦自負戸部員外韋處厚出為開州刺

史段公是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送出都門語處厚過鵲鳴先訪清公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段十九郎何如荅已說近也及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果自相位節制西川惟處厚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必除浙西夏口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為相至是方驗乃與鄭平公發役修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

戎幕閒談蜀川有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為人禳救多在邛州時有一僧言雙流縣保唐寺有張三師者因巡寺有空院將欲住持率家人掃洒之際座上得一小瓶子有蛇在瓶内覆而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令人筴送於寺外當棖撥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焉二人擔之方舉置處距寺約三二里撼動之時猶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有虹蜺亭午時下此寺中有至臨邛見鷄師說之鷄師曰殺龍

女也張三師與僧徒皆當死後卒如言其他應驗類此竟不知是何術韋約長兄為杜元穎從事弟妹皆識費師在京中已曾知有此事及到蜀詢訪其術凡病者來告師即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咒其雞令入於內抵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為費雞師又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為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　按酉陽雜俎云唐蜀費雞師

目赤無黑睛本濮人成式長慶初見之已七十餘或為解
疾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
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
未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
左足鞋及襪展視符文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爾將病
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外大言曰過過黑跡遂透
其背焉
北夢瑣言東川顧彥朗以蔡叔向為副使慼儆時之恩

雖為戎卒而嘗加敬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奴臭左右薰香而備給使幕僚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昭度收復蜀城以彥暉為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客同謁常武而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後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術等斃焉先是蔡叔向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膂與所辟朝士優游樽俎自不相侔小顧既是尊崇兼其掣肘故先主舉軍伐之左蜀士有朱洽者常謂人曰二顧雖位尊方鎮

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喻之葢二顧自泰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迭據大顧卒遺命焚骸歸埜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狼狽之日送終闕焉朱洽之言於斯驗矣

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於渚宮三賢常訪之一日薛謂董曰閣下與京兆求名必無所遂杜亦非壽相惟閣下為人

縶維官至朱紫梁秀才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霑
也後皆如其言梁公第後卻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
紛未及西泝值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衙俾草檄
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
竟是麻衣也出北夢瑣言

偽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
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而性獷悍至後
主時為貴臣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一日於朝門逢

趙公趙驚愕屏人告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似有陰謀但君將來當為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探一匕首擲於地泣而言曰正欲刺殺數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指示請從此止拜謝而退王尋為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見王話其事出玉堂閒話

偽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光憲偕詣術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已去方可圖之未及而苟

得即壽不永於時州府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身事後充湖南通好判官未除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迎入石窟覺後話於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善夢豈此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犍為郡青衣灘而死光憲自蜀沿流一夕夢葉云子於青衣亦不得免覺而異之洎發嘉州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無何篙折為逆流吸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尚能相戲哉

扶風馬讓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居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乎馬生曰諾隨往境内陶仙觀受星筭之訣凡一十七行馬請爵里云胡姓名恬且誡曰子有官禄壽五十二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即七十二兩也予官

中郎金紫五十而殯

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効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也我爲嫁聘少鐶釧釵篦之屬爾能爲致即立愈矣欣然許之因教之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遺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窻乃重圍時他

人之物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何生末年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妻兼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蓋預知死期也

偽蜀道士李暠唐宗姓也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暠獨罹其禍先是暠作書召玉局揚得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筭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此行如何崔令書地作

字乃書北千兩字崔以千揷北上成乖字曰去即乖楊因不果赴而焉以齋曰就擒道士多羅其禍出北夢瑣言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號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僞蜀主歸命赴洛時内官宋愈昭等當從行舊與孫相善咸問將來升沉孫俛首曰諸官此去無災禍但行及野狐泉巳來稅駕又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咸疑之尒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

羅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見也

甘節精術數言無不中常恐人薦達每見人即作鄉音曰我但能蜀語耳順均賊亂雷太尉召使隨軍一日忽言曰太尉少避有賊至雷命備之良久有刺客從地道出

唐濮間有相者彭克明號彭釘觔以其言事必中也九隴村民唐氏子家殷富彭謂唐郎即世當不挂一縷唐

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它日江水漲唐望潭上有一兎在水中央乃脫衣泅水捉之為汎波漂沒而卒

老學庵筆記李順獻蔵非真者有蜀人言順逃至荊渚一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為百日偏霸主何在此耶令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又云方順亂作有術士折順名曰只有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

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爾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開門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於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閽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出

王闢之澠水燕談

蜀有術士精於譚天尤善戲謔或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强其筆於楮為証驗於

是索筆書云目今歛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譁然哂之且詣是乃挽米舟水手何謬言如是曰請細思之衆方悟為之一㗛游宦紀聞

于世尊遂州人與一女皆預知吉凶數州敬奉捨財山積𨻶鑿巖壁列為佛像所費莫知紀極節度使許公存以其妖妄呂至府衙俾射覆不中殺之神色不變於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百馱其他錢帛稱是

集記清獻公知成都秩滿王局化道士李垂應送至彌

年鎮曰後六年再當來此相迎清獻强之至漢州不肯前曰漢州守聶友仲欲占命其人天獄星動故不敢見未幾聶果以公事下獄比清獻再守成都又六年矣李復至彌年相迎

志林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客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何以償為孝先知

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耳按志云孝先安仁人以經術顯名宿董正圖學舍壞其竹床也

丹淵集道士袁惟正字行之閬中人也其所往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纔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巳聞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煞言人禍福巳發

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祕書幸與士夫遊近日往往有為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爻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説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為袁君以對之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顴廣顙狀貌恠偉肅予入坐堂上予因問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

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在蜀時已得異人授祕記
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
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所言若
牛刀虱鏃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鄉里
時所聞與近日士大夫為予言者袁君是矣遂與之往
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
曰惟正者君名歟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
涉形迹該事為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

傾側邪辟龐雜乖盭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術
有名于時為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為利
欲撓其心若莊遵季主之所為君之道高矣宜以行之
為字袠君跽而言曰方外之人未聞此語幸而君子字
我又因而規我敢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之嘉祐五年
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吳楚遊京師寓相國
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針而愈由是知名
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禪扃日日

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治平
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
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塔曰資身以醫
有聞於時餘幣散之拯人於危此士君子所難嗟吁乎
師
志林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
難經素問而别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
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

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已死矣

宋史皇甫坦夾江人善醫術高宗名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為太后治目疾立愈帝厚賜之一無所受復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善之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隆興初入朝孝宗稱為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嘗言荆南帥李道中女必母

儀天下後果為光宗后

蜀中廣記卷七十八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